



Tev

特维利诺

[法] 乔治·桑 著 林珍妮 译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特维利诺 / (法) 乔治·桑著; 林珍妮译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23.7
ISBN 978-7-5500-4799-0

I. ①特… II. ①乔… ②林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法国 - 现代
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22) 第181653号

特维利诺

[法] 乔治·桑 著 林珍妮 译

出版人	陈波
丛书策划	程玥
责任编辑	黄文尹 曲直
书籍设计	方方
制作	何丹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	南昌市红谷滩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
邮编	330038
经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	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
开本	720mm × 1000mm 1/32 印张 10.375
版次	2023年7月第1版
印次	2023年7月第1次印刷
字数	215千字
书号	ISBN 978-7-5500-4799-0
定价	49.80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23-89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- 001 阿尔迪尼家的最后一个姑娘
- 169 特维利诺



La Dernière Aldini
阿尔迪尼家的
最后一个姑娘

致西班牙的领事 卡尔罗塔·玛尔利亚尼夫人

亚得里亚海^①的船员不在舟船上绘上玛多娜的画像，不会把新船放进大海。啊，我美丽善良的女友啊，我把你的名字写在这张纸上，愿它如同绝世美人玛多娜般，保佑那些在变幻莫测的波涛上颠簸的轻舟。

乔治·桑

① 亚得里亚海是地中海的一个大海湾。在意大利与巴尔干岛之间，通过南端的奥特朗托海峡与爱奥尼亚海相通。



1

莱里奥先生已度过了青春四溢的黄金年华。这位歌唱家也许充分发挥了肺功能，肺活量大而导致胸肌发达；也许由于他特别注意合理使用体内器官，他的肌体（他戏称他的身体是嗓门的“鞘”与“套”）适度地发福，一双腿仍保留青春时期优美的线条。他有如帝国时代妇人们赞美倾慕的英俊骑士，举止优雅，风度翩翩。

莱里奥在拉·费尼斯城、拉·斯卡拉城的舞台上扮演“一流角色”，他饰演的人物符合剧作的要求，惟妙惟肖，栩栩如生，颇具风格。他凭着动人的嗓音，杰出的才能，在意大利艺术家中保持着崇高的地位。他长着一头茂密的珠灰色秀发，大黑眼睛放射出热烈的光芒，在沙龙及舞台上仍能吸引妇人的目光。他还是个谦谦君子，处事审慎持重，作风正派。但令我们颇为不解的是，他虽然拥有上天赋予的非凡魅力，在光荣的事业中获得辉煌成就，但情场中却屡屡受挫。据说，他曾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爱情，但他享受不到它的幸福，或是由于他的豁达大方，慷慨宽厚，把浪漫的爱情埋葬于遗忘中。没有一个人了解他神秘的爱情失败的原因。他没有玷污过一个女性，意大利和德国的名门望族、富贵人家都向他敞开大门，他所到之处均引起轰动，引起妇女对他的迷恋。他在各地留下的口碑极好，众口一词，交口称赞他是个善良、正直，人品无懈可击的明智人士。

我们这群艺术家是他的伙伴、好友，我们也认为他

是德高望重的良师益友。与人交往时，他显得宁静愉快，亲切温和，端雅持重，但也不时流露出内心的哀伤。一天晚饭后，我们在圣玛格丽特一个香气馥郁的葡萄架下抽雪茄，帕诺利奥神父向我们讲述他的青年时代，他充满诗意的爱情，当时他的思想斗争是那样的感人、纯洁、勇敢、可敬。

莱里奥受了他的影响，竟与我们一道共诉衷曲。神父频频向他提出问题，加上贝帕的目光一再催促，他终于向我们吐露了心声，承认对艺术的热爱不是他唯一体验过的高尚感情。

“哎，”他感伤地叹息，“我与你一样，也曾爱过，斗争过，我也曾在情场上打过胜仗！”

“你也像他一样，发誓终身不娶吗？”贝帕盈盈一笑，用她的黑色扇柄轻敲神父的手臂。

“我没发过誓，”莱里奥答道，“但我总是很自然地接受正直的感情的支配，理智地拒绝爱情。我不相信，一个人在拿别人的命运开玩笑的时候会得到真正的幸福。如果你们愿意聆听我的故事，我就给你们讲讲我曾经的两段感情经历。你们会明白，在爱情面前，我虽谈不上英雄本色，却也不失丈夫气概。”

“你的开场白颇不同凡响呢，”贝帕说，“我担心你故事的调子会像法国的奏鸣曲。你需要乐曲为你作序。等等！这个调儿合适吗？”

她一面说，一面在诗琴^①上轻拨了几下。琴发出响亮

① 诗琴，欧洲民间一种历史悠久的弹拨乐器。



的和音。她又奏出雄壮庄严的行板的第一拍子。

“不是这个调，”莱里奥说道，他用贝帕的扇柄压住弦声，“你倒不如给我奏一曲德国华尔兹吧。快乐之神与痛苦之神紧紧相拥，他们轻轻地旋转，轮番呈露他们沾满泪水的苍白脸庞，容光焕发的额头。”

“太妙了！”贝帕说，“就在此刻，丘比特奏响他的小提琴，指出错误的拍子。他多少算得上是个芭蕾舞教师。快乐之神不耐烦了，跺着脚，鼓励妨碍她抒发激情的、枯燥乏味的乐师。痛苦之神精疲力竭，向无情拙劣的演奏家转过泪光涟涟的双目，请他放慢速度，不要转动得过于迅速，而听众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，打定主意睡觉去。”

贝帕开始奏起华尔兹舞动人的前奏，拍子时而舒缓时而加速。这些拍子紧密配合着她那俊俏脸蛋上的表情变化，脸上时而活泼欢快，时而抑郁痛苦。她以乐声嘲弄莱里奥，可谓别出心裁。

“你这个蠢女人！”莱里奥说道，手指按在弦上。弦发出一阵凄厉的尖叫，震颤着，又住了声。

“我们不要德国的管风琴！”美丽的威尼斯女人贝帕嘻嘻哈哈地笑着，嚷道，又把吉他递给他。

莱里奥说道：“我们应该把整个世界都看作是自己的祖国。像我们平日说的，我们是伟大的波希米亚人。向奥地利的专制君主开战！可我们要尊重德国的华尔兹！尊重韦伯的华尔兹！啊，我的朋友们，尊重贝多芬的华尔兹，舒伯特的华尔兹！啊，你们听着，听这首诗！听这个凄婉哀伤的故事！听这个令人失望的、甜蜜的、狂欢的故事吧！”

莱里奥一面这样说着，一面拨响乐器的弦索，开始练声。他使尽声能，以整副灵魂歌唱贝多芬的《欲望》一曲。然后，他突然住声，把还在发出悲凉颤音的乐器扔到草地上。

“没有哪一首曲子能像这一首打动我的灵魂。应该承认我们意大利的音乐只能表达感觉或被激发的想象。贝帕，我过去与你们一样，抵制德国天才的威力。对这来自北方的曲调，我充耳不闻。我不能也不愿理解它。可是，神奇的灵感不受国界的限制，天马行空的时代到来了。天空中飞过天使、精灵，看不见的使者给我们带来世界各地的诗歌及和声。我们别把自己埋在守旧的废墟里吧，让我们的天才振翅飞翔吧，张开怀抱，支持拥抱阿尔卑斯山巅上空的一切天才吧！”

“你们听听，他又在胡思乱想，浮想联翩了！”贝帕抹抹沾满露珠的诗琴，大声说，“我还一直以为他是理性十足的男人呢！”

“你还以为我是冷淡的，也许是自私的男人吧，是不是，贝帕？”莱里奥神色忧伤，坐下来说道：“我原来也以为我是这样的人，因为我非礼之事不为，我为上流社会的苛求做出了牺牲。夜深人静之时，大广场上回响着奥地利联队的军乐声，贝多芬交响乐的片段，乐声扰乱平静的河水。听到这乐声，我不禁热泪盈眶，我觉得自己作出的牺牲微乎其微了。新的感觉在我的心里滋生——惆怅，惋惜，哀伤，郁悒，幻想。从前，我不是多愁善感的人，悲哀的感觉不会钻入我们南方人的肺腑里。如今却从千万个毛孔里钻进来了。我很清楚，我们的音乐不完整。我从事



的艺术不能充分表达我灵魂的呼声。这就是我不喜欢戏剧的原因。它已经麻木，不会因胜利而激动，不愿借助老办法来获得新的掌声。我想投身到充满激情的新生活中去，在抒情喜剧里寻找表现我生活中悲哀的方式——也许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变得郁闷、恍惚。贝帕，你又要无情地挖苦我了。你真不该挖苦我。噢，我的好朋友们，喝吧！欢乐的意大利万岁！美丽的威尼斯万岁！”

他把杯举至唇边，但没喝一滴酒。只见他神色黯然，心事重重，把杯子放回桌上。神父叹了口气。贝帕握住他的手。大家有些伤感，相对默然，好半晌，莱里奥终于启口向我们讲述他的故事。

你们都知道，我出生在奇奥吉奥，是渔夫的儿子。奇奥吉奥河两岸的居民几乎个个身体健壮，嗓门洪亮。要不是他们一大早就要在船上与狂风怒涛搏斗，撕破了嗓子，过量抽烟喝酒以抵抗瞌睡疲劳，他们的嗓音应更为嘹亮悦耳。我们奇奥吉奥人是出色的种族，据说法国有位伟大的画家名叫列奥波尔多·雷贝尔托，曾在一幅画中表现他们的英姿飒爽，可惜这幅画还没给任何人观赏过。

就像你们亲眼见到的那样，我的体质相当强壮，可我的父亲把我与我的兄弟作过比较，认为我孱弱，不让我干撒网、承接小艇或三桅帆船领航这类粗重活儿。他只教我双手操桨，撑小艇，命我充当轻舟摆渡人的助手，到威尼斯的广场谋生。离开父母的住屋，离开海岸，离开父辈从事的光荣而惊险的事业，开始被奴役的生涯，对我而言是极大的痛苦和侮辱。我天生一副好嗓子，会唱许多《阿利奥斯特》与《塔斯》歌剧中的片段。我可以做逗人开心

快乐的船夫，给外国人与游客划船，凭着耐心，每月可赚五十法郎。

您不晓得吧，佐治（莱里奥说到这儿，向我转过身来，说道），在我们家乡，乡民是怎样培养对音乐及诗歌的感情和兴趣的。过去我们就有，现在还有行吟诗人、吟游诗人（虽然这类人已绝迹），我们称他们为“丘比特”。他们通常是浪迹天涯的吟游诗人，从中部地区给我们带来变了音的、不准确的母语，说得好听一点，他们通过汲取南、北方土语的养分丰富了我们的母语。我们的老乡记忆力强，想象力丰富，很自然且轻易地就把即席吟诗的古怪方式与自己的创作结合起来，在此过程中采纳了新的成语、短语，美化修饰了自己的语言。语言与文章中夹杂着各民族的方言。我们可以称他们为边境及沿海地带语言迁徙的保管员。我们不学无术，只好接受这类“流动学院”传播的文化。你们常有机会从泻湖歌唱家的歌声中，欣赏体味力量之美，领略意大利诗人的匠心独运。

星期天中午，在奇奥吉奥的公共广场做完大弥撒之后，吟游者在山坡的小酒馆里唱他们那些时断时续的宣叙调。他们的歌声、吟诵声吸引了许多热情的听众。“丘比特”们通常站在桌子上，不时用某种乐器奏响舞曲的前奏或终止音。这类乐器安装在卡拉布风笛上面。那舞曲是老贝加摩舞曲。还有其他乐器，诸如小提琴、笛、吉他。奇奥吉奥人表面冷漠、沉静。他们以麻木的，几乎是倨傲的神气抽着烟听“丘比特”们吟唱。当他们听到《阿利奥斯特》里的英雄们矛声大作，游侠骑士死亡，小姐们献身，敌人大肆砍杀、进攻，这些听众群情激愤，全场骚动，大



叫大嚷。玻璃杯被他们砸碎，烟斗被他们捏扁，桌椅被他们踩烂。“丘比特”们常常成为由他们激发出来的疯狂的“牺牲品”。他们不得不拔腿奔逃，听众们追赶他们，一直追至乡间。大家一面追逐想象中的劫持者，一面大叫：“杀死妖怪！杀死流氓！杀死强盗！好呀，阿斯托尔夫！勇敢一些！好伙伴！前进！前进！杀啊！杀啊！”奇奥吉奥人就是这样子沉醉于烟草中，烈酒中，诗歌中，一面踏上他们的舟船，向着海涛，向着狂风，大声吟诵狂热史诗中的断章残篇。

我是这些爱好者中最安静最专心的一个。我经常观看他们的吟唱表演。从酒馆里出来后，我总是默默不语，若有所思。我的父母据此断定我是个热爱艺术、驯良听话但才智有限的孩子。他们认为比起“丘比特”们及他们的模仿者，我的发音更纯正，朗诵时态度也不似他们那样狂热，认为我无论日后做歌唱家还是做唱威尼斯船歌的摆渡人，“在城里混”会更有出息一些。

我答应给你们讲的是我的两次爱情经历，而不是讲我的生活阅历。我就不详述一个十五岁少年，一个平庸的船夫过的那种“吃的是大米饭泡水，干的是船桨打肩活”的辛酸日子了。当时我唯一的乐趣就是听传到船上来的小夜曲。一得空儿，我就溜上岸寻找乐师，尾随他们走遍全城。我的兴趣十分浓烈。我也恋家，而这种乐趣拖住我，我才没溜回家去。但我对音乐的爱好仅处于怀有好感的阶段，尚未到眷恋的地步。当时我十五岁，正是男性嗓子开始“变声”的时期。我曾羞怯怯地试着唱歌，发觉自己的声音刺耳难听。我不敢有别的奢望，我认为我的前途就是

用桨拍打礁湖的波浪，用船迎来送往一批批的客人。

我的雇主和我常把轻舟泊于特拉格托或大运河的码头上，从阿尔迪尼宫至赞德哥拉一带的水面（土话称它为圣·热奥华尼·德戈拉托）。客人尚未登船，老板一般在舟上歇息打盹，我负责招揽客人。倘若遇到酷热的夏天，这段时间是很难熬的。除此之外的季节，我最喜欢这个时候，尤其是船泊在阿尔迪尼宫的宫墙下面，我就能听到一个女人由竖琴伴奏扬起的甜美歌声。我听得一清二楚。美妙的歌声从我头顶上方的窗扉间飘出，而这座宫墙那突出的阳台正好给我遮阴。此处小小的角落成了我的乐园。如今，每逢我乘船经过此处，总会回忆起当时纯真甜美的感觉，我的心脏还会噗噗噗地狂跳。一块绸缎帘幕遮蔽着白大理石砌的四方栏杆，栏杆历经几个世纪，已经发黑，被墙头草及攀缘植物缠裹着，这些植物是这幢豪华住宅的美丽女主人精心培植的。我有时看见她出现在阳台上。听其他船夫说，她是威尼斯最可爱最受异性追捧的女人。我对她的美貌毫无兴趣，虽然威尼斯的百姓对上层社会的贵妇人充满好奇。我是个只有听觉的人。看见她出现，我的心会快活地跳个不停，因为我很快就要听到她的歌声了。

我还听见船夫们说，给她伴奏的乐器是竖琴。但他们说得笼统，我无法想象它的具体形象。我很喜欢它的和音，很想见识见识，饱饱眼福。我在脑海里虚构它古怪的形状。他们告诉我，这把琴是用纯金铸成的，比我的个头还要大。我的老板马西诺见过一把，琴首雕着美女的上半身，似乎要飞走，因为她长着双翅。我梦中见到的竖琴，有时像美人鱼，有时像鸟，有时像一艘挂满彩旗的船，丝



绸做的缆绳使得琴音更为和谐悦耳。有一次我梦见琴浮于芦苇水藻之间，我拨开湿漉漉的水草正要抓住它的时候，却猛地惊醒了，再记不起它的形状了。

年轻人的好奇心是异常强烈的。有一天，我决定去偷窥它。这个愿望多少次被我抑制过。我趁老板到酒馆喝酒的时机，爬到船顶，再从船顶爬到阿尔迪尼宫最低的那扇窗的窗台上，然后双手抓住阳台的栏杆，跨了过去，从窗帘下钻了进去。

我看见一间豪华富丽的房间，但唯一打动我的是那把竖琴，它高傲地置于其他家具之上。我掀开帘幕的时候，一缕阳光射进室内，射到金光灿灿的乐器上，琴首雕刻着美丽的天鹅，光芒四射。我惊喜得呆立不动，不能近前细瞧它的精细工艺，精致的结构。它叫我联想起轻舟的舟首，半透明的弦索像金线。闪闪发亮的铜质部件，光滑如缎的木盒，盒上绘着鲜花、飞鸟、蝴蝶，色彩斑斓，手工精细，可谓巧夺天工。

我不相信它就是竖琴。我置身于许多豪华的家具当中。这些家具的形状与用途我都未见识过。我会不会弄错了？我看见的这把乐器真是竖琴吗？我想证实一下，弄个明白。我走进室内，笨拙地伸出颤抖着的手，抚摸琴弦。噢，我欣喜若狂！它们向我答话了！我的兴奋难以言说。我顺手热烈地拨动所有的弦索，听它们发出的声音。最高明的乐队也不能令我得到这样的快乐。它发出的惊人的声音溢满了阿尔迪尼夫人的套房。

快乐总是短暂的。正在隔壁房间收拾屋子的一个仆人闻声赶来，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少年擅自闯进屋内，肆无

忌憚、旁若無人地撥弄琴弦，不由怒火中燒。這位履行職守的僕人使用掃帚打我，要攆我出去。我不願被動挨打，便小心向陽台後退，打算從來路溜走。但我還來不及跨過欄杆，僕人已經撲到我的身上。我要么讓他的掃帚打到身上，要么翻筋斗栽到水里去。我打定主意，機靈地一蹲身，抓住對手的双脚。他的胸脯撞着欄杆，我把他從地上揪起來，瞬間功夫就把他拋進運河里去了。在奇奧吉奧，孩子們常常這樣鬧着玩，我還來不及細看，窗戶離水面有二十步遠，這個可怕的僕人又不會游泳。

他與我的運氣還不算太壞。他馬上浮出水面，攀住泊在那兒的船的船幫。看見他直往水里沉，我慌了，生怕他淹死了。看見他浮出水面，沒有生命危險，我該逃之夭夭了。因為他正氣得狂呼亂叫，七竅生煙，糾集府上的所有奴仆來逮我。我穿過向我敞開的第一道大門，跑過走廊，跨上樓梯，只要聽見沖我而來的喊聲就扭頭跑開。我迅速上了樓，躲進這座宮殿的屋頂架里，藏身於一間儲藏室內，里面塞滿了被虫蛀的舊畫、廢棄的家具。

我在那兒待了兩天兩夜，水米未進，不敢從人群中衝出一條路來。這幢房子人多勢眾，仆從穿梭往來，我每走一步都有被撞見的危險。從天窗傳來僕人說話的聲音，他們站在樓下的走廊里不停地議論我，因不知我的去向而納悶，揚言抓到我后要狠揍一頓。我還聽見我的老板已經返回船上，見我無端失蹤而大驚失色，他也等着我回去後給我一點厲害瞧瞧。我雖然勇敢而且年輕力壯，但我畢竟寡不敵眾，斗不過他們。我倒不擔心挨老板的打，學徒挨師傅的打是家常便飯，不是丟臉的事，還可算是運氣呢。挨



富人家的奴才打可就不行了，那是奇耻大辱，我宁可困在这里饿死。我的结局几乎就是饿死了，十五岁的少年不知道绝食的危害。一个老女仆到屋顶寻一只丢失的鸽子，看见我这个可怜的船夫昏死在一幅圣赛西尔的旧画像下面。意识模糊之际最能打动我的东西便是圣女怀中形状古怪的竖琴。我在忍饥挨饿、恐慌不安中看着它，看了很久，看腻了，看怕了，以后我变得害怕竖琴，怕它的形状，怕它的声音。

老女仆救醒我，并把我的不幸禀告给女主人阿尔迪尼夫人。吃了食物后，我的身体很快复原。追捕我的仆人们已平息了愤怒，我也承认了错误，尽管态度粗鲁，却也诚恳地表示悔过。我的父亲从老板处得悉我失踪的消息，也赶来了。阿尔迪尼夫人向他表示要收留我在府中做仆人，他拧紧了双眉。他是个粗壮的汉子，但傲骨铮铮，热爱自由。他认为我因体质孱弱不得已在城里干活儿，已经够没出息的了。我出身虽平凡，但还不至于做别人的奴才。船夫在特殊家族中拥有很大的特权，广场的船夫与大户人家的船夫之间存在很明显的地位差别。大户人家的船夫衣着较为讲究，享受贵族生活的舒适与安逸，但他们是富人的奴才，我们家可没有蒙受过为奴的耻辱。可是阿尔迪尼夫人和蔼可亲，雍容华贵，慷慨大方，又许了不少好处。正直的父亲左右为难，不知如何作答，只管搓手中的红帽子，从口袋里抽出烟斗却又不点烟。他要我自己拿主意，以为我会拒绝夫人的好意。我虽然憎恶竖琴，但我喜欢听夫人唱歌。我也不晓得阿尔迪尼夫人身上施放出什么磁力，她吸引了我。我对她的感情是柏拉图式的，艺术家式

的爱，对音乐的爱。我因饥饿发了两三次烧，他们把我安顿在小房间里照顾我的时候，我听见她唱歌，这回使用的乐器是羽管键琴。她会奏几种乐器，而且奏得不坏。我被她的歌喉迷住了，不顾父亲的诸多顾虑，毫不犹豫地留在阿尔迪尼宫，担任船夫的副手。

在那个年代，家中备有一艘华贵的威尼斯船是很高雅的事情。在威尼斯，备有轻舟就如其他国家的富贵人家备有车马随从。船夫也如马匹，是富贵人家必要的奢侈品。所有的轻舟形状相似，根据这个国家限制铺张浪费的法令，它们都用黑色作低调的装饰色。富人只能凭衣着及身段，在人群中认出自己家的桨手。文雅贵族的轻舟必须由一个强壮英俊的小伙子在后面划桨，船头站着一个人奇装异服的黑孩子或一个金发土著，算是年轻的侍从；或穿着讲究的美少年，安排站在那儿充当装饰品，有如帆船船首摆设的玩偶。

我完全适合充当这类体面的摆设。我是典型的礁湖男孩，粉红色的肌肤，体魄强壮，秀气的五官，略有点女孩子气，手脚麻利，臂膀白皙却有力，外加一头茂密的琥珀色卷发。请你想象一下：这样的外表再加上一半费加罗式一半克鲁滨式的漂亮服装，赤着脚，下身穿着一条天蓝色天鹅绒短裤，系一根猩红的绸腰带，上身只披一件比雪还要白的绣花细麻布衬衣。你们对年轻的我应该有一个直观的印象了吧。当时大家称我为涅洛，是我的名字达尼埃尔·日米罗的简称。

我的命运有如小狗的命运：被愚蠢的主人爱抚，遭嫉妒的仆人殴打。我们这类人的地位是卑贱的，主人的宽容